



一旦爱上，一辈子都爱，你可知道？
你就等在那里，哪里都不要去，哪里都不许去，
你要像一棵树一样死扎在那里，等着我去拥抱。

唯美青春催泪爱情，唤醒深藏的回忆

橄榄树

乌兰那日松 秦晔◎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橄榄树

乌兰那日松 秦晔◎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橄榄树 / 乌兰那日松, 秦晔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382-9407-1

I . ①橄… II . ①乌… ②秦…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0856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责任编辑: 王 俊
封面设计: 柏拉图

字数: 520 千字 印张: 15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刘 嫫
版式设计: 柏拉图

ISBN 978-7-5382-9407-1

定价: 29.80 元

Contents 目录
橄榄树

第一章 相遇	001
第二章 简单的爱	015
第三章 爱上你不是我的错	031
第四章 鸽子	049
第五章 放手	071
第六章 突变	091
第七章 天使的面具	109
第八章 恋出事故	132
第九章 幸福之尘	153
第十章 心思正当开放	171
第十一章 十年	191
第十二章 人生如戏梦无恙	205
第十三章 梦中的橄榄树	223

第一章 相遇

1

其实，他喜欢鸽子，并不喜欢打架。

任谁都知道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即使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它也是为了战争的早日结束而飞翔。

但他却靠打架成为了莲花巷一霸。

这个年代的特点就是弱肉强食。大学那么少，热血青年那么多，不念书就打架，总要混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开始他也害怕自己被板砖拍，后来发现拍多了别人，自己被拍的次数就越来越少。“擒拿术”在打斗中被他应用得越来越得心应手后，他也就越来越快地让对方吃痛，直至达到不伤人，而让对方低头认错跑路。

至此，知青回城的冯国栋一直觉得他是个负责任的打架高手。不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吗？他打架成了高手，竟在一场混战中看到了“颜如玉”。

本来就是一场复仇战，起因是李建设打了他妹妹的男朋友向阳。过程呢也很简单，小胡同里，他带人堵住一边，没料到，胡同的另一边，却走来了那个姑娘。

她推着自行车刚拐过弯，就看到气势磅礴的一帮人，明显吓得不轻，要不是他扶了一下，她保准会脚一滑，栽个跟头。冯国栋制止了兄弟们怪声怪气的说笑，姑娘和她的妹妹便立刻逃开了。冯国栋却在接下来的打架中有点心不在焉，下手也重了点。他心想，都怪李建设，不能早点打向阳吗，要是早点打，说不定他也能早点遇见她了。

不知是不是养鸽子养出同心同德了。都说老鸽识途，难道上天安排他要结识这个姑娘吗？第二天，他就又遇见她了。

公交车上，她坐在前排，正全神贯注地看书。冯国栋开心地闭上眼睛，吹了一段《橄榄树》的曲子，想象着听惯了这旋律的自家鸽子，正赶着飞过来看看这个姑娘。突然一个急刹车，他再次出手拉住了要跌倒的她。冯国栋这才看见书名——“简·爱”。这是个什么故事？

不是都说事不过三嘛。要是第三次再相遇，代表着什么呢？是心中所系，还是天意呢？冯国栋不确认是不是曾第三次和她短暂相遇过，因为那天他正和小娟置气。马小娟

和他是一个胡同长大的孩子。马家和冯家也算是患难之交，两家的大人在被批斗的岁月里彼此舔伤，而他和马小娟倒不是相亲相爱着长大的，都是火暴脾气，从小打到大，三天两头地吵架。或许是这样吧，他总觉得那个姑娘的安静气质，是一抹异色，如流星般炫丽，落在他的世界，让他心生向往。

《简·爱》到底是个什么故事？冯国栋飞快地骑着自行车，把马小娟甩在身后，心里却想着那天在公交车上，她散落在地的那本书。

冯国栋抬头看看阳光，这年是春暖花开。他却不知道在此后的多年，他对她的简单爱意，却上演了一轮复杂多变的命运。

2

她喜欢看书，也把作家梦深藏心底。

然而她的世界太安静。没有如简·爱那般的动荡流浪，也没有像妹妹穆桐经历过下乡学农的艰难和刻骨，她的专业是妈妈指定学的护理，工作是父母托人找到的厂医院。连爱情，外国小说里最动人心弦的描写，在她这里竟如镜面一样平静：她——穆杉，被人一见钟情了。于是，在春暖花开的这一年，她有了一个远在边防的未婚夫秦川。

穆杉总是在想，真水无香，也许这样没什么不好，她的文艺评论不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么？在这样一个动荡辛苦的年代，安稳本身就是一种幸运。于是，她将这种安稳发挥到极致，当妹妹的知心姐姐，当爸妈吵架的调解员，和厂医院的小贾成了好朋友，跟只见过一面的秦川保持通信，给韩大爷定时送药输液，阅读《简·爱》，努力写作，期待有一天成为勃朗特一样的作家……

不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吗？穆杉想，也许书中的奇炫情节能够弥补她安稳、平淡的生活。

然而，安稳和平淡随着一场打斗而结束了。

他居然留着和女人一样的中长发，却流露男人的凶狠凌厉眼神。他吓到她了，尤其是在混战之后，她看到了满脸是血的李建设，心中更害怕。虽然穆杉明白，男人绝不只是如罗切斯特一般的类型，但这个青年的凶狠流气还是惊到了她。

倒是穆桐毫无畏惧，还能和他对峙互斥。穆杉离开胡同口的征战之地，依然能够感觉到他在正视打量着她。

那目光再次出现了。也许是目光太过异类，她才能够感应到。她便从没有这样放肆明亮地盯着别人看。在公交车上，她又一次遇见了他。

他吹着《橄榄树》，正是当时优美歌曲。她从《简·爱》中抬起了头，看见车窗外，一群鸽子正在飞翔。穆杉忍不住转头看了看他，他正斜靠在公交车的竖杆上，微闭着眼睛哼着歌。他的手揣在裤兜里，不抓栏杆却能够随着汽车的摇摆而保持平衡。

他的身边还有四五个和他在一起的小伙子。小伙子们都向她看过来，穆杉不好意思，赶忙把头扭了回来。

突然，一个急刹车打断了他的口哨。穆杉看着他往车门的方向跑去，便也情不自禁站起来，想看看前方发生了什么事，就这样，她被猛然蹿出的他差点撞倒。

穆杉感觉自己被敏捷地拦腰搂住。急切中，穆杉本能地搂住了他的脖子。

四目相对，二人都愣住了。口哨声和“哦哦”的起哄声顿时响起。

穆杉看到对方的脸一红。两人同时松开了手。穆杉倒在地上，摔了个屁股蹲儿。穆杉不禁出口：“你——”

而他早已下车了。混乱中，穆杉听到几个小伙子叫他“国栋”。

原来是一辆农用小三轮倒在9路公共汽车前，车上拉的是桃子。地上掉了一些，几个小孩抢着捡桃子。三轮车司机正可怜巴巴地向司机赔罪，而司机却不依不饶地说：“对不起就完了吗？你会不会开车呀？你这是撞到我车上了，这要是撞到人呢，你赔得起吗？”

正在这两人推搡时，穆杉看到国栋口气轻松地说：“哥们，农民兄弟不容易，你就让他走吧。放人一条路就是给自己留条路。”

司机不由自主地松了手：“那——那我这车撞坏了怎么办？”

国栋继续说着，他身后的兄弟都虎视眈眈地望向司机：“不就是掉块漆嘛，又不是不能开了，反正你的车是公家的，也不用你花钱修。”

司机苦笑着：“那——我这月的奖金不全泡汤了？”

国栋挠挠头：“哦，奖金可是挺重要的，拿不到奖金就少喝一顿酒呢。哥们，我看这么着吧，你让农民兄弟走，哥们回头请你喝顿大酒。我大哥跟你是同行，没准你们还认识呢，他叫冯国庆，开28路车的。咱们交个朋友，日后有出气的事，哥们帮你摆平。今儿就给哥们个面子，怎么样？”

司机最终同意，人们纷纷上了车。

穆杉还以为又会是一场打斗，却看着冯国栋用江湖气的方式将事情解决，不由红了脸。原来，他比她想得要复杂多面，还有正气。

车开了。冯国栋却没有上车。而刚才的碰撞，让他的项链掉在她手里。穆杉把项链装进了书包。她重新看起了《简·爱》，但一个字也看不下去。穆杉拿出项链看了看，会再见面的吧，穆杉想。

3

这天，穆杉刚进家就听到父母对话。妈妈正边择菜边对爸爸说：“我没心情跟你斗嘴啊！过两天就要请秦川的父母来吃饭了，你怎么打算的？”

爸爸边看书边说着：“多做几个菜呗。”

妈妈继续说道：“多做几个菜，都做什么呀？这可是秦川的父母第一次来咱家。你能不能别跟个甩手掌柜似的，也替我分担点儿家里的事儿，不能里里外外都我一个女人来撑着吧。”

爸爸还在说着，妈妈苗茵一辈子的心愿就是当个官太太，可惜没实现啊，所以什么都寄托在女儿身上。穆杉听到，刚叹了口气，在家复习高考的妹妹就出来搭话了：“既然这么重要，那干吗不在饭馆请，那多有面子呀。”

穆杉赶紧打圆场：“妈，不就吃顿饭嘛，别弄得跟——”

妈妈打断穆杉的话：“秦川家，那是普通人家吗？自从你顾叔叔给你介绍成这门亲事，医院的同事个个都羡慕我，就连院长对我的态度都不一样了，跟我说话也客气了。你妈我辛苦了大半辈子，总算是能挺直腰板儿走道儿了。俗话说得好，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

听到妈妈又要开始讲婚姻道理，穆杉赶紧说：“妈，秦伯伯不是您想的那种端着官架子的人，他挺随和的。他还特意说别搞得太麻烦了，家常便饭就行了。”

没想到，这句话竟然启发了妈妈。妈妈要烧特别而不油腻的家常菜，她就被打发去买菜。穆杉又花了二十分钟劝说穆桐好好在家看书，等听到妹妹说了句“努力学习，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后，她才出了家门。妈妈有些不放心的，也推着自行车出了大门。

红星菜市场，人流涌动。她跟妈妈刚骑到菜场，竟一眼看到了冯国栋。她借口去厕所，让妈妈先进了菜市场。她朝冯国栋骑过去。没想到冯国栋却打发了一个小子来调戏她。

穆杉看着一个小子走到自己面前，便直言道：“你是要约我看电影吗？这套小把戏，去对别的姑娘说吧！”

穆杉看着那小子和冯国栋垂头丧气地汇报着，竟有点高兴，像下赢了一盘棋。然而，很快她发现自己又被算计了。

等她拎着鱼和菜走回自行车边时，却发现车锁眼被堵了。刚买完排骨的妈妈还在一边念念碎，弄了半天也没有把钥匙插进去，气得直跺脚。穆杉看见一个小子站在旁边看着，又跑了。而冯国栋见状，径直走了过来。

冯国栋并不看穆杉，说道：“阿姨，要不我帮您看看？”

说着，冯国栋从身上军装的上兜盖儿里取下一枚别针，掏出了车锁里的火柴。

苗茵一边把菜放进自行车前的兜里，一边说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小同志，你真是活雷锋。”

穆杉白了一眼冯国栋：“谢他干吗？本来就是他搞的。”

冯国栋没有说话，刚要走。穆杉叫住他，她从兜里拿出项链，递给冯国栋：“这是你的吧？”

冯国栋有点惊讶：“是我的，怎么在你这儿？”

穆杉说道：“抢的。”

冯国栋笑了：“没看出来啊。”

穆杉丢下一句：“以后能不能少干些无聊的事？”说完，她拉着妈妈推车就走。苗茵被搞得一头雾水，看看冯国栋，又赶紧跟上穆杉。

回家后，穆杉跟妈妈说了半天，只是捡到东西还给人家，可还是解释不清。最后穆桐帮了忙，说那人是和李建设一个知青点的朋友，就喜欢打架惹事。穆杉这才知道他的

全名——冯国栋。她悄悄问妹妹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妹妹说她去看李建设的伤情时听说的。穆杉不由得想，这个冯国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随即又对自己说，他是什么人，又有什么关系。可为何她会一直随身带着那个项链，只为了不期而遇吗？好在，妈妈忙着指挥一家人做菜待客了。她暂时从不明白的纷乱思绪中走出来，去做她明白的西红柿炒蛋。

4

穆杉在厨房看着锅，父母的对话不时地传来。

苗茵看到餐桌上的白线钩花桌布破了一个口子，心疼不已。“可惜了。老穆，撤了吧。”

“那铺什么呀，要不你抓紧时间补补。”

苗茵想了下，便跑进卧室，拿了一块床单出来。

“这不是新买的床单吗？弄上油可不好洗啊。”

“这就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苗茵看着丈夫一脸不以为然，说道，“你不就是想说我攀龙附凤、嫌贫爱富吗？我为谁呀？还不是为了你的宝贝闺女吗？”

穆杉叹了口气，只觉得妈妈这样做，也许还是得不到秦川母亲的好感。好感不是一个劲地展现自己的用心能换来的。好感是一种信任。而这种信任的目光，她在秦川母亲那里并没有得到过。

有小车的声音传来。车门开了，秦川的父母相继走下车来。秦父虽已两鬓斑白，却依旧是一身笔挺的海军军装，没有一丝褶皱。秦母也衣着簇新，裤线笔直。

穆家人匆匆来到门口迎接。在穆家人的簇拥下，秦川的父母进了院子。穆世坤拿起酒瓶，给秦川的父母斟酒。

穆杉忙站起来：“爸，我来吧。”

“这个我一定要亲自来。孔子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这两家人能坐到一起是个缘分。今天，为了迎接你们，我爱人是激动万分哪，昨天晚上兴奋得是彻夜难眠……”

苗茵赶忙拽了拽穆世坤的袖子，说：“我那是高兴的，他这个教书匠，一说话就爱掉书袋子。我就是觉得能攀上你们这样的亲家，那真是我们三生有幸。像你们这样的领导，平时我们见一面都难，更别说能和你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谁说当官的都拿架子，我看你们就一点儿都不拿架子，还这么平易近人。”

秦母立刻说道：“哟，这么说可就见外了。”

“有什么架子好拿的，回了家还不都是吃油盐酱醋、五谷杂粮的凡夫俗子。”秦父接妻子的话继续说道。

苗茵忙点头：“说得好，说得好，领导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说实话，你们这种身份的人家，能看上我们这样的人家，真是礼贤下士，移风易俗啊。”

穆杉脸红了，说了句“妈您就别乱用成语了”。穆桐则在一旁捂着嘴偷偷地笑。不过，穆杉心里还是蛮开心的，为生在这个家里开心，爸妈都是心口一致的老实人，挺世俗可爱的。让她觉得秦川这样也选择了自己，他的单纯笃定让她感动，是真爱吧。

两家在继续客套着。

秦父端起酒杯：“老苗同志，今天这个酒我得倒，这是礼数。首先要感谢你们对我们老两口的盛情款待。这第二呢，我们很喜欢穆杉，这孩子文静聪明、知书达理，感谢你们培养出了这么优秀的好青年。”

苗茵赶紧站起来：“等小杉过了门，有什么做得不合适的地方，你们也别惯着她，该说说，该骂骂。”

秦父笑道：“这么好的闺女怎么舍得骂呢。今天呢我表个态，以后穆杉成了我家儿媳妇，我们会像你们一样，当她是自己的女儿一样疼她。这点请你们放心。”

穆世坤有点喝多了，说道：“交给你们，放心。”

苗茵忙接过话来：“对对对，我们一百个，一千个放心。”

秦父：“哈哈，来，我敬你们一杯。”

大家干杯。苗茵从秦母眼中察觉到一丝不快。而穆世坤倒是没有察觉，继续说着穆家人绝对支持秦川的事业。

秦父立刻表态：“老穆说得好啊，只有我们每个家都过得和和美，安定团结，后方的亲人不拖他们的后腿，才能让他们前方的将士们安心地保家卫国啊。来，为前方的将士们干一杯！”

大家举杯。而穆杉知道，这几句对话都是说给她听的。

秦母见大家都有点兴奋，就把话说开了，也希望穆杉多到他们家里去。她总觉得穆杉扭扭捏捏的，一点都不大方。穆桐看出话端，忙问道秦家最引以为傲的历史——抗美援朝。

秦父立刻说道：“人民海军参加抗美援朝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啊。为阻止美国海军第二次登陆清川，彭德怀总司令下令，组建了有我在内的只有十七人的赴朝海军作战特别行动队。我们秘密进入朝鲜，在清川江水下设障、布雷，阻止了美军舰队，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登陆计划，有力地配合了陆军主力部队的正面作战。这段历史应该写出来啊。穆杉啊，你又喜欢写作，如果你愿意写的话，就常到家里去，我给你好好讲一讲。”

穆杉点头应答：“好的，以后我会常去的。”

穆桐在一旁打岔：“阿姨，您跟秦伯伯在战争中建立的爱情，一定很浪漫吧。”

秦母笑道：“浪漫？那是你们小年轻的追求。我跟你秦伯伯都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哪还顾得上考虑自己的小家庭呢。因为抗美援朝，我们失去了第一个孩子。等你秦伯伯从朝鲜回来，又被调到了西南军区。他回来的时候秦川都十岁了。你觉得浪漫吗？”

“啊？那你们快把秦川哥调回来吧，要不，我姐跟他也成牛郎织女了。”

秦母看了穆桐一眼，目光中明显流露出一丝不快。苗茵赶紧让穆桐去端果盘。

秦父对穆杉说：“年轻人就得到最艰苦的环境中接受锻炼，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军人的妻子就得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

苗茵赶忙附和道：“对对对，亲家公说得对，这点你们尽管放心，小杉绝对不会拖秦川后腿的，我们小杉从小就崇拜军人。”

秦母勉强笑了笑，但目光中却没有一丝温情。穆杉不禁担心，如果婚后也常常面对这样的目光，她会适应吗？如果只有秦川的爱，那爱会支持她一个人在后方支撑着家吗？而她的爱呢？

5

她是真实的。冯国栋想到这，再大的怒气也瞬间消失了。这些天，他总觉得那姑娘像是从梦境里走出来的。虽然身边的小弟早告诉了他，这姑娘叫穆杉。直到看见她的母亲也出现在菜场上，而她还把那条项链递给他。他突然有种踏实的高兴。冯国栋摸摸颈上的项链，心里默念着穆杉的名字，是挺文艺的。他忍不住地咧开嘴笑了起来。见到小娟用奇怪不解的眼神盯着自己，他才收回笑容。

面对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而晓霞已经迟到快一个小时了。冯国栋知道这些天，晓霞和大哥国庆一直闹别扭。三妹国英拉着四弟国强做主，一定要请晓霞吃顿饭，冯家人都等着晓霞到来，每个人都希望晓霞和大哥早日成婚。

然而，半个小时后晓霞才来，众人起身让座。她看看大家，没有要坐的意思，神色凝重地看了国庆一眼。冯国栋看着晓霞拽着大哥进了里屋。

国英立刻趴在门前偷听，薄薄的墙壁，能隔什么声音呢！

“行，你妈的意思我知道了，除了‘四大件、三十六条腿’，还有一千块钱的彩礼钱，一样都不能少，对吧？”国庆的声音传出来，他继续说着，“你妈这不是明摆着为难我吗？她又不是不知道我家的情况，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呢，他们将来成家立业我这个当大哥的能不管吗？当时怎么说的，什么‘四大件、三十六条腿’都是不良的社会风气，我们不和别家攀比，现在怎么又突然变卦了？彩礼钱也由五百变成了一千。见风涨啊？”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又不是我的意思。”

“是你跟我过啊，还是你妈跟我过？”

不一会儿，两人不欢而散。晓霞连饭都没吃就走了。冯国栋看着大哥走出屋子，忙跟了出来。

国栋说道：“大哥，把爸的抚恤金取出来吧。”

“不行，爸的抚恤金是他用命换来的，这笔钱不能动。这钱是要留着家里急用的。”

国栋继续说道：“你跟晓霞的婚事，不就是现在最急的事儿吗？哥，我知道你是怕我们万一谁得个病什么的。可你看，咱家谁身体弱？个儿顶个儿壮实。咱家条件不好，你

能找到晓霞也不容易，再说你都二十六了，不能再拖了。”

国英从厨房探出头：“大哥，二哥说得对，大哥的婚事就是咱家现在最重要的。”

国栋见国强也走出来，说道：“老四。你同意我跟老三的意见吗？”

“我的意见也算话呀？”国强忙表态，“这我当然同意了，这还用问吗？”

看到国庆的眼睛里涌起了泪花，冯国栋说：“大哥，三票赞成，就算通过了。取出爸的抚恤金，把晓霞娶回来。”

国栋边说着，边推车走出院子。四弟在后面喊着，二哥你去哪里啊？国栋也不回答。

冯国栋骑着自行车一路冲向晓霞家，他要找晓霞好好谈谈。突然看到晓霞和一个男青年在街上轧马路。国栋赶紧放慢速度，跟在两人的后面，直到那个男的把晓霞送进家。国栋骑着车横到那个戴眼镜的男青年前面。

国栋恶狠狠地问道：“你叫什么？”

“你谁呀？管我叫什么？”眼镜男一脸困惑。

“哟，挺个性啊。我叫冯国栋，你叫什么？”

“我不认识你，我叫什么跟你没关系。”

国栋抢过“眼镜”的眼镜。“眼镜”想拿回去，被国栋飞起一脚踹倒在两米开外。国栋一个箭步上去，掐住“眼镜”的脖子。

“你叫什么，干什么的，是跟我没关系。可你跟晓霞在一起，就跟我就有关系了。我没空跟你兜弯子，直接告诉你吧，晓霞是我大哥处了三年的未婚妻。现在明白了吧，不管你跟她什么关系，我现在警告你，不想缺胳膊断腿儿，就离她远点儿。”

眼镜男一脸惊恐：“她有未婚夫？”

“都快结婚了。”

眼镜男继续说道：“没人告诉我啊？”

国栋气愤道：“妈的，还真让我猜着了。这么说你们都谈上了？”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国栋松开手，帮那人整理了一下衣服，把眼镜还给了他。国栋说道：“那就好。她的事我跟她单聊，你，现在开始打消这个念头，这句话你给我记住了，不然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不信你到社会上打听打听，莲花巷冯二是什么人。”

“那她妈要是叫我去她家呢？”

“你脑子没进水吧，叫你，你不去不就完了吗。”

“她爸是我的领导，我是她爸的秘书。”

国栋不屑地笑道：“噢，这么回事，被当领导的老丈人看上，前途无量啊。可惜了！只能说你小子运气不好了。该怎么说，你自己考虑吧。你不是秘书吗？我想你肚子里有的是词儿。”

国栋冷笑着拍拍那人的脸，转身骑车走了。

十分钟后，国栋骑到晓霞家门口，把晓霞叫了出来。冯国栋一口气对晓霞说道：“我觉得你妈这样做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咱两家虽然不是世交，当年在741厂也算是共患难

吧。我爸，一个八级焊工，那在 741 厂也是数一数二的，他怎么到锅炉房的？不就是‘文革’的时候，挺身而出力保你们家吗。要不然你们还不得全都被下放到农村去？我爸从牙缝儿里挤出吃的，接济你家，这些事儿不该忘吧。特别是我大哥，你妈生病，他背着你妈去医院，整宿整宿地陪着。为了给你妈补营养，把家里仅有的一只下蛋的母鸡杀了。还有你爸被折腾得奄奄一息被送回来的时候，我大哥是怎么做的？这些你爸妈就都忘了？”

看着晓霞不敢言语，冯国栋更生气了。这就是爱情吗？他真觉得晓霞丢人，丢爱情的人。虽然最后晓霞表态心里一直有国庆，但还是依然要求冯家给她家指定的彩礼。晓霞可怜兮兮地对国栋表态，她是女人，只能听从家里的意愿。

看来不给晓霞家点颜色看看，他们只会欺人太甚。这天夜里，国栋带着弟弟妹妹把晓霞家的蜂窝煤垒到她家门口，形成了一堵整齐的“墙”。这就叫做“黑心墙”，让他们一开门就看到自己的黑心。

国强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二哥，你这招太损了。”

国栋赶忙捂住国强的嘴。晓霞家的灯突然亮了，屋里传出晓霞妈的声音。三人赶紧跑了。

国栋边跑边得瑟，他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件堵墙的可爱事儿和穆杉分享。甚至想问问她对爱情的看法，问问那本《简·爱》里的故事也是像晓霞和大哥的婚事这般窘困吗？

6

穆杉坐在床上，读着《简·爱》中的一段：“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有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同你跟经过坟墓，将同样站在上帝面前！”

穆杉早已泪水涟涟，她合上了小说。穆桐进来，看到姐姐哭了，急忙走到穆杉的床边。

穆杉赶紧擦干泪水：“哦，没事，被《简·爱》的一段话感动了。”

“嗨，吓我一跳，当你出什么事儿了呢。哎呀，你都快赶上让我头疼的三角函数了。姐，以后不带这样的啊。”

“呵呵，我不像你想的那么脆弱。”

“那就罚你给我捏捏脖子吧。看了一天书，我的脖子都快断了。姐，《简·爱》你都看了三遍了吧，还能让你那么感动，真不理解你。”穆桐笑着坐在了穆杉的床上，“你真的想跟秦川过那种牛郎织女的日子啊？”

穆杉边给妹妹捏着脖颈，边说道：“嗯，那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就这样鸿雁传书，书信往来？这样的活法我可受不了。”

“其实两个人只要真心相爱，未必天天都要在一起。今天秦川她妈妈给我讲她和秦伯伯在抗美援朝时候的故事。两个人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彼此牵挂着，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见一面，这样的爱情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

穆桐叹着气，说道：“哎呀，姐，你真是书看得太多了。这都是书里的故事，难怪‘文革’时说爱情小说都是大毒草，你就是中毒太深！”

穆杉笑着摇摇头：“好了，不说我了，还是说说你吧。你高考到底有没有底啊？”

“一说这个我就心烦。你看我是那块料吗？”

穆杉给妹妹打气道：“怎么不是呢？咱们全家的希望可都在你身上了。”

“唉，不是我不想考，我是差得太多了。别说我高中没上，小学、初中都学的是啥呀？初中第一课，就是怎么拆爸的自行车的大轴。下乡以后，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天天跟农民学怎么种地、施肥、收庄稼。让我跟人家那些应届生竞争，你觉得可能吗？”穆桐叹了口气，说道，“去年没考上，我还说爸妈就不管我了，没想到咱爸那么坚决又给我报了补习班。我说不上吧，你看他们，就好像我是阶级敌人似的。唉！你的命多好啊，工作清闲、干净，还有那么好的一个秦川喜欢你。可我呢，什么都没有。”

穆杉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把妹妹揽在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发，轻轻地哼起《橄榄树》的旋律。穆桐听到，一骨碌坐起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我今天刚抄的。你看——”

姐妹俩看着歌词，穆杉轻轻哼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穆杉一边哼着一边竟然想到了冯国栋，他靠着公交车栏杆闭眼哼着《橄榄树》的模样。穆杉愣住了，看了一眼妹妹，才发现妹妹已经睡着了。她也翻身睡下，但今夜她没有再看秦川的信。难道就像妹妹认为的，书信和小说都太过虚幻，生活多的是苦难吗？

第二天，秦川还是给了她惊喜。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块美丽的蜡染布，蓝天白云的图案寄托着秦川的思念。穆杉不禁抬头望望天空，她和他都在同一片天空下，要相信这段爱情不算远。

穆杉拿着蜡染布：“妈，这是秦川今天寄来的。”

苗茵惊叹道：“这是叫——蜡染吧，真漂亮！”

“妈，你做件衬衣吧。”穆杉把布披在母亲身上。

穆世坤也走过来欣赏：“很有阿诗玛的味道嘛。”

苗茵笑道：“还阿诗玛呢，阿诗玛她妈还差不多。这布太花了，要是再年轻二十岁，谁都拦不住我穿，现在……还是留着你自己做吧。”

“妈，您一点儿都不老，看上去像三十多的。”

穆世坤笑道：“你们是没见过你妈年轻的时候，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两条乌油油的大辫子，当时为了看你妈，装病抓药的小青年能排出老长的队。‘药房西施’的外号就这样传出去了。”

苗茵得意地笑着说：“可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小杉，要不这块蜡染布还是给

你婆婆送过去吧。”

“秦川说也给他妈寄了。对了，还给你们寄来两盒普洱茶，我落在单位了。”

苗苗不依不饶：“普洱茶就给你婆婆他们送过去吧。”

穆杉嘀咕道：“妈，别一句一个‘婆婆’的，我又没结婚。”

苗苗说道：“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说到这儿，我还得说你几句，你得主动给秦川写信，别总等着人家来信你才回。”

穆杉眼看妈妈又要连珠炮似的数落自己，忙答应把茶叶给秦家送去。其实，她不去秦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条便是白洁——一个跟秦川青梅竹马的女孩。几乎她每次去秦家，白洁都在，也都和秦母谈笑风生。而她则像个陌生人，登门不知该如何开口说第一句话。穆杉心底明白，她对秦川缺乏热情，至于为什么，她也不知道。秦川哪都好，家世好，人品好，又上进。就像妈妈说的那样，他看上了自己，是自己的幸运。只是当幸运伴随着每次去婆家的手足无措时，有谁能够帮她找到解决办法呢。

下午，穆杉下了班，便拎着一个网兜来到秦家门前，她深吸一口气，然后去按门铃。一会儿，门开了，一个穿着白色衣裙的高挑女孩站在门口，是白洁。穆杉心里又深深呼了一口气。而白洁却笑着一把拉着穆杉往里走，秦母正坐在沙发上。

穆杉微微笑着打招呼：“阿姨好，我今天来看看您和伯父。”

白洁嘟着嘴，故意说道：“嗯？怎么，你就不想见我啊？”

穆杉一愣，下意识地说道：“没有啊。”

“逗你玩呢，快坐吧。”白洁笑着，拉着脸红的穆杉坐下。

穆杉看了一眼秦家，问道：“秦伯伯不在啊？”

秦母回道：“去看他的老战友了。”

“哦，阿姨，这是秦川寄来的普洱茶。”

“秦川给我们的茶寄到你那儿了？”秦母看了一眼茶叶，点点头。

穆杉略微迟疑，但也顺着话答应着：“是啊，还有，这是我妈送给您的蜂王浆。”

白洁笑着对秦母说：“现在这么热的天气，喝蜂王浆要上火的。”

穆杉忙解释：“那就，就等天冷了再喝吧。”

没等秦母答话，白洁就表示自己来泡茶给穆杉喝，便走进了秦家厨房。穆杉看着白洁熟门熟路的模样，有点发愣。不一会儿，白洁端着一套茶具进了客厅。她娴熟地用小木勺把少许茶叶均匀地放进三个玻璃杯里，穆杉赶忙跑进厨房拎着水壶要往杯里倒。

白洁忙说道：“等等，滚开的水要把茶叶烫坏的，这明前茶最嫩了，一烫就老了。”

穆杉赶忙把水壶放下。秦母一脸笑意地看着白洁，又看了看穆杉，说道：“穆杉，你跟白洁好好学学，她可是这方面的行家。”

穆杉只好点点头。好不容易，白洁终于泡好了三杯茶。三人喝茶聊天。

“伯母，听说那边最近又有些不太平，秦川不会，不会上前线吧？”白洁一边给秦母的茶杯续着水，一边说着。

“应该不会的，老罗当年给我打过保票。”

“可是我还有些担心，万一那边战事吃紧，不会把秦川他们也调过去吧？”白洁一脸紧张地看着秦母，“其实秦川当年调回我们这儿也不会影响他提干。”

秦母也叹了口气：“还不是你秦伯伯，唉！”

白洁又连忙说道：“可能秦伯伯还是比我们要考虑得长远，在那边立功的机会多，更有前途。你说呢，穆杉？”

“是啊。不过，只要他平平安安就好。”

白洁拉过穆杉的手，取笑说道：“你还真沉得住气，要是我啊，非跑到前方去不行！”

看着眼前伶牙俐齿的白洁，穆杉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穆杉在回家的路上，还能感觉到白洁温暖的手心，她知道白洁是一直喜欢着秦川的。她有点难过，不是自卑，而是真心觉得白洁比她优秀。这种难过，使她总觉得自己好像欠了白洁什么一样。可是，不是说，爱情不讲究先来后到的吗？白洁与秦川是从小的玩伴，但秦川先爱上了自己。难道在爱情里，相遇的魅力总是大于知根知底地成长伴随吗？想到这，穆杉又想到了冯国栋，与他的相遇总是那么奇特。她情不自禁地微笑了起来。

7

都说好事成双。冯国栋刚被通知可以顶替过世的父亲的职位，进入741工厂，却没想到穆杉就是741厂医院的护士。他看到穆杉的那一刻，高兴得都想跳起来。

“冯国栋。”穆杉叫着体检名单上的名字，惊讶地转过身来。

国栋笑着：“咱俩真有缘啊，没想到在这儿还能见到你。怎么称呼？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请多关照啊。”

穆杉给了他两个耳塞，一本正经地说道：“拿着！往后站，等下我说什么你听到就重复一遍。”

“把耳塞戴上。”

国栋故意使坏：“把耳塞戴上。”

“我说把耳塞戴上，你听到了吗？”

“我说把耳塞戴上，你听到了吗？”国栋继续故意使坏。

周围等待体检的人爆笑。穆杉气得瞪了国栋一眼，用手势示意他过来。国栋来到穆杉身边，穆杉从他手中拿出耳塞，狠狠地塞进他的耳朵，又做了让他退后的手势。

穆杉动口不出声地说了一句“你是个无赖”，国栋听不到，歪着头看穆杉。穆杉得意地微微一笑，把刚才的话又不出声地重复一遍。大家都看着这一幕。然而，国栋却大声喊出来：“你是个无赖。”

穆杉的脸立刻红了，又感觉挺不可思议。她看了一眼国栋，此时的国栋仍旧是一副专注的样子，让穆杉觉得很好玩。

穆杉朝国栋点点头，示意下一位上前：“过了。下一个，曹卫平。”

小曹拍了拍国栋的肩，说道：“国栋，你真神了，戴着耳塞还能听到，哥们怎么什么都没听到？”

国栋故意对着穆杉说道：“不可能，要不是耳朵里塞着这个玩意儿，哥们都要被震聋了。”

冯国栋拿回了穆杉手中的表格，朝有点发愣的穆杉吹了个口哨。

这天傍晚，冯国栋独自走在林荫路上。他停下来，看看741厂高大的院墙，心里憧憬着即将在这里开始的新生活。就这么巧，他刚要转身走，看到穆杉和一个男青年推着自行车向这边走来。国栋点了根烟，等着她过来。

“每次下班我都会走这条路，恬静中透着一丝清凉。这些高大的法国梧桐总让我联想到小说《简·爱》里的那条林荫路。简·爱的长裙沾满泥泞，听见罗切斯特先生撕心裂肺地喊着她的名字。”

李建设瞪大了双眼：“穆杉姐真有情调，不当诗人白瞎了。”

穆杉笑了。国栋听着穆杉的笑声，心里暖暖的，痒痒的，很舒服。当穆杉跟李建设走近时，两人同时认出了对方。穆杉紧张地左右看看，两只猛虎凶狠地怒目相视。

“你们，你们听我说，两个男人在女士面前动手是很没风度的事情。我希望你们都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把过去的误会说开就好了，是吧？”

李建设忙挡在穆杉的前面，说道：“这是我跟他的事，你快走吧。”

国栋看到这一幕，心火莫名其妙往上涌，说道：“这是我们男人的事，请女士让开。不过，看在你的面儿上我放他一马。真没想到你是他女朋友。”

穆杉字字句句吐出：“谢谢你，不过我不是他的女朋友。”

“穆杉姐，你快走吧。哥们，这边请。”

“李建设！你有完没完了？”

穆杉的话音未落，李建设就冲向国栋，而国栋也冲上去就是一拳。穆杉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想喊，看看附近又没有人。她情急之下冲过去，挡在两个人中间拉架。显然李建设不是国栋的对手。穆杉冒死抱住凶猛的国栋，李建设趁机一拳打在国栋的下巴上。国栋猛地甩出穆杉，只听穆杉一声痛苦的尖叫，国栋和李建设停止了对打，国栋跑过去查看穆杉的伤势，李建设也跟着跑过来。

国栋急切地问：“伤哪儿了？”

“啊——我的胳膊。”穆杉痛苦地点点头。国栋要抱起穆杉，被穆杉推开：“不要你管，每次见到你都没好事，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李建设一手搀着穆杉，一手推着穆杉的自行车走向医院。国栋有些懊悔自己的行为，但看着穆杉一步步缓慢地走着，他还是一直跟在两人后面，直到看到两人走进了医院。

冯国栋心不在焉地回到了家，却正撞上大哥国庆，被骂了一场。原来晓霞家为门口堆煤的事情告上状了。小娟又在一旁不停地冷嘲，说他就是从不听人劝，自作主张。而这时，冯国栋心里却在想，要是听了穆杉的话，不和李建设动手，那穆杉就不会受伤了。

“多危险啊，晓霞妈一开门，那堵煤墙就倒向了她，幸好她妈反应快，躲开了。”国